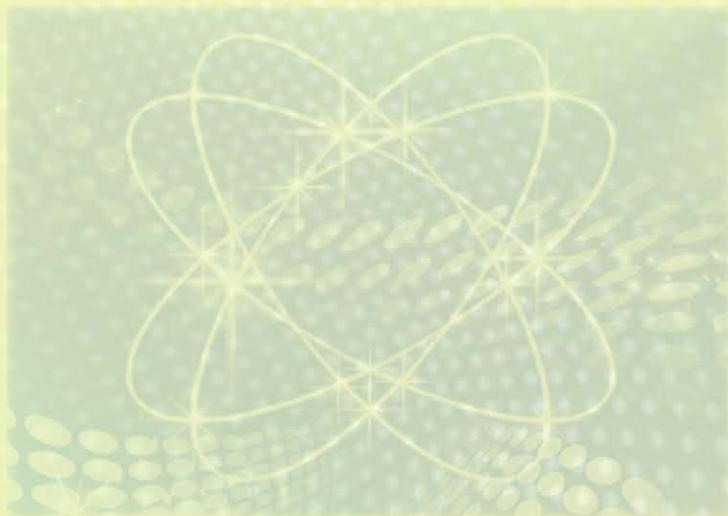


中国文化精神

主 编 张林

总主编 徐向东

副总主编 李海伟 张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德育课程系列

总主编 徐向东
副总主编 李海伟 张林

文学 史学 哲学 艺术 民俗 科学

中国文化精神

编主
委编
张孙张
慧悦林
何顾亮
少虎亮
王沈文
弈文婕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由交大附中开发的德育系列课程中的一本,它主要从哲学、历史、艺术、民俗、科技等方面为学生系统讲解中国文化精髓,是为交大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量身定制的一本人文艺术修养的教材。教材比较符合高中学生的学习特点,为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拓展了新的途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精神/徐向东总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092-3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文化精神—中国—中学—课外读物
IV. ①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5415 号

中国文化精神

总 主 编:徐向东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341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1092-3/G

定 价:35.00元

主 编:张 林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6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难能可贵的坚持

我工作了一生的上海交大附中要出一本《中国文化精神》的校本教材，作为学校德育课程系列丛书。他们让我为此书写一个序言，我考虑再三，最后答应写一段文字。

文化是一个颇宽广的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而精神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然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有必要、也有责任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精神、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因而，虽然这项工作任务艰巨，但交大附中的各位晚生后辈们迈出了这一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文化包罗万象，千姿百态。这本教材从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民俗、科学这六大方面，试图为中国文化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为其发展理出一个简单的脉络，尤其注重的是各种文化现象所显示出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精神共性。这种共性有不同的表达，可以是“仁”、可以是“和”、可以是“礼”、可以是“道”……以人际人伦为核心、强调礼义与仁爱、修身与济世的精神，总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由于这是面向高中生的选修教材，本书兼顾了介绍与启发、呈现与质疑的编写原则。在材料选择上，力求兼收并蓄，在不同视野下为学生提供各样的观点，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思考。中国文化精神到底是什么？自然不是一本教材可以盖棺定论的，但学生可以通过本书管中窥豹，找到自己的答案。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学校教育是最好的课堂。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的学校能出这样一本书，对学生开展中国文化精神的教育，实为难能可贵。这再次证明交大附中在培养人的问题上抓住了根本。

上海交大附中至今已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我作为这所学校最老的教师之一，看着学校的变化发展，看着一代又一代学子走进校门，又走出校门，感慨良多。交中人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也万分自豪。不少同学至今仍与我保持着联系，常来看望我，师生情谊浓浓。

今天，交大附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秉承了工农速成中学办学传统的同时，又根据时代发展更新了办学思想，形成了“思源致远创生卓越”的办学理念。在该办学理念基础上又探索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的方式方法。我也切实感受到在交大附中，同学们会主动探索、坦诚交往，老师们会主动创新、在相互合作中尽展各自才华。学校也在充分利用大学附中独有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实、更高、更新的发展平台，在积累深厚文化底



蕴的同时,逐步创生实力、创生卓越。

今年 97 岁的我,见证了交大附中从工农速成中学到上海市高中四大名校的辉煌发展历程,感到十分的欣慰。上海交大附中的明天会更好,培养的学生将一代胜过一代。

是为序。

语文特级教师 沈衢仲

2014 年 2 月 18 日

目 录

第一单元 文坛管窥

第一课	人间诗意	3
第二课	千古文章	12
第三课	戏苑舞台	21
第四课	小说世界	31

第二单元 绵绵史韵

第一课	民族起源	43
第二课	理想社会	50
第三课	士的风度	58
第四课	交流往来	74

第三单元 翩翩哲思

第一课	儒学正典	89
第二课	诸子争鸣	96
第三课	说禅论道	104
第四课	阴阳五行	112

第四单元 艺韵人生

第一课	礼乐千秋	125
第二课	黑白之间	141
第三课	龙飞凤舞	149
第四课	水墨意蕴	159



第五单元 悠悠民风

第一课	缤纷节日	173
第二课	多彩服饰	182
第三课	礼节为先	193
第四课	美满姻亲	196

第六单元 科学技术

第一课	思想灵光	205
第二课	天地风云	214
第三课	数字魅力	226
第四课	农学辉煌	236



第一单元 文坛管窥

中国古典文学滥觞于先秦,绵延至晚清,作者众多,体裁完备,题材各异,风格歧变,有着丰富鲜活的情感积淀和悠久多元的历史源流。

历代的骚人墨客习惯于通过诗歌来咏叹日常的悲哀与欢欣,寄托内心的志向与理想,由此形成了历久弥新的抒情言志传统。这些诗章的篇幅虽然大部分显得短小,只能撷取刹那的情感或片段的场景,却能指引读者的联想和玩索,在刹那中见永恒,于片段间显全局。

深受儒学精神濡染浸润的士人则笃信文以载道的古训,或畅言论道,或犯颜极谏,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即便在千载之下读来,仍能让人感到生气凛凛,肃然起敬。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有着极为细腻柔婉的情感世界,偶或关注起身边琐事,寥寥数笔,略一点染,也能够涉笔成趣,情韵悠然。

某些文人由于时代、环境甚或个人的缘故,未能通过诗文来随性地抒写情志,但立言不朽的信念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其奇崛的想象力和恣肆的创造力仍能够借助小说、戏曲等虚构性文体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虽然从文体发展完善的时间而言,小说、戏曲的成熟要等到明清时期,远远落后于诗歌、散文,但也同样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格局。

第一课 人间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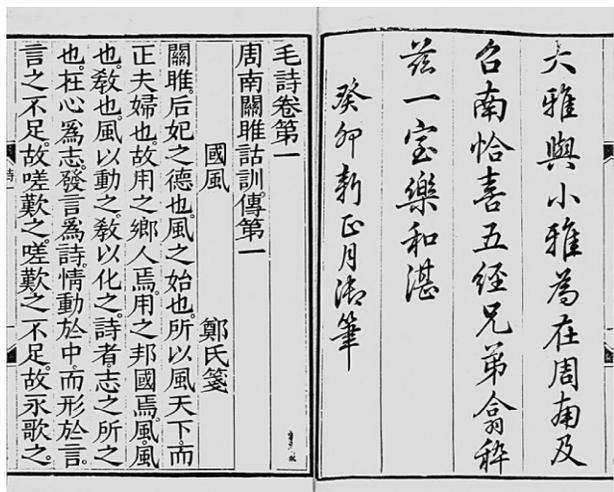


阅读

诗大序（节选）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毛诗》书影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



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毛诗正义》卷一）

【译文】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不会得罪人，听取的人足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吟咏自己的情感，成为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关雎》是“风”的开始，《鹿鸣》是“小雅”的开始，《文王》是“大雅”的开始，《清庙》是“颂”的开始，）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典范。



链接

（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

林 庚

中国怎么成了一个诗的国度呢？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要知道，取得这个成就我们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文学史上说，我们没有史诗。西方文学史一上来就讲史诗，而我们没有。那么，既然是一个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

不是的。《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分别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



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例如,周武王最后伐殷以取得天下,姜太公率八百诸侯围攻纣王,其中战争的场面在史诗中正是大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却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对这场战争的描写。这就是说,我们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最后真正写出来的却是抒情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條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因为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我们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可以构成戏剧的素材也是很早就有了,只是没有发展成为戏剧。例如,《楚辞》中的《九歌》乃是富于神话性的祭神乐歌,其中《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的悲欢离合。但故事背景我们已经不清楚了,因为诗中没有交代。这两首诗都是用抒情的笔法,抒写了湘夫人与湘君的爱情,是《九歌》中最富有抒情性的作品。

那么,既然有神话,有故事,有舞台,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古代的戏剧呢?我们都知道,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发展而来的,而我们的《九歌》却将本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我们的诗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抒情路线。就文学史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没有包含神话的悲剧和史诗,所以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我们长篇的叙事诗也因此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是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长。欧洲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我们的《长恨歌》不过120行而已,就算是长的了。我们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则写爱情故事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有点像今天的大鼓书。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就是小说。中国早期的小说本来也有弹唱的成分,如小说原名“银字儿”,最初也用乐器伴奏,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写的便是民间说唱蔡伯喈故事的情形。这颇可以使我们想象古希腊时代史诗流传的情景。而这已是南宋的事情。可见我们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没有不入戏曲的,这说明是小说发挥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的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



清代 石涛 《山水清音图》



不同之处只在于，欧洲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则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才成其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上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是走对了。

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是要把握住它的特殊性。一个事物能否继续存在，就看它的特长能否为别的事物所取代。如果能被取代，它最终就将遭到淘汰。就抒情和叙事的功能而言，显然，用诗歌叙述故事就比不上小说，因此，小说可以逐渐取代叙事诗。而诗歌抒情的特长则是小说、戏剧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是无法取代的，诗歌因此也将会永远存在和发展下去。中国古典诗歌发挥了诗歌的特长，以抒情为核心，使它的本质和特征发展得很充分、很全面。例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朦胧诗，中国其实古已有之。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难道还不够朦胧吗？可它乃是广为流传的好诗。而这里又岂止是“一篇《锦瑟》解人难”呢？就连白居易那么平易近人的诗人也还有“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觉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作品，谁又能说清楚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在诗歌领域，古人很早就从多方面探索着诗的奥秘，使诗歌园地中百花盛开，光彩夺目。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因此成熟得最早，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正是这个缘故，中国的政治诗、山水诗都特别发达。政治诗不流于口号式，这是深厚的抒情力量才能完成的，而山水诗的发达又促进了政治抒情诗的多样化。“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左思《招隐诗》），“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这究竟是描绘山水还是政治呢？“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难道仅仅是山水草木之情吗？而山水中既无人物，也无情节，这是叙事诗所难以措手的，却正是抒情诗所最擅长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绘画中山水画也特别发达。中国早期的绘画多表现人物，六朝时随着诗歌的发展，山水画开始出现，历经唐诗的高潮，山水画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人物逐渐变成了山水中的点缀、陪衬，这种变化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并且不仅诗歌、绘画长于写山水，中国建筑的园林化，也是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的。中国的建筑之美不全在建筑主体，回廊画桥，石径通幽，使整个建筑同自然环境打成一片，处处富有诗情画意。“山外青山楼外楼”（林升《题临安邸》）之所以成为那么脍炙人口的名句，正因为它概括了中国建筑之美与山水自然之间的默契。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岂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呢？连小说中也常说道：“有诗为证。”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语言中的根据。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

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因此才真正成为诗的国度。

（林庚，《唐诗综论》）



(二)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胡晓明

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我先把结论写在下面,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证明:1. 尽气、尽才的精神;2. 尽心、尽情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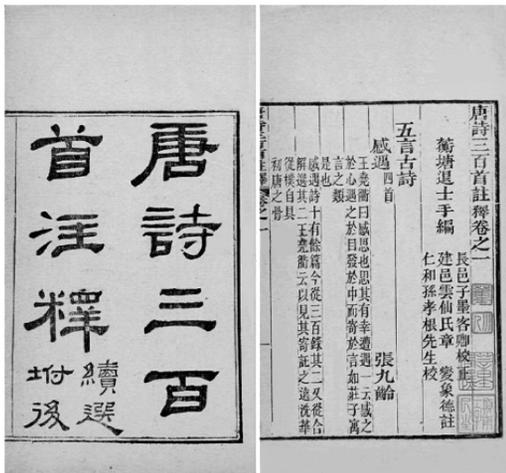
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

《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包括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

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以李白为例。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词语,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有点像美国文化里的自由女神,法兰西文化里的马赛曲。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超量付出了才与气。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自由有两种: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自己的生命力。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

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

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还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情,都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



《唐诗三百首注释》书影



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赋取士、诗史精神、歌诗合为事而作、讽谏诗等，都指向刚健有为、向社会负责、以天下有道的关怀，做到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精神。这些关键词，正可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

大家会问：你说的是盛唐精神，那么晚唐呢？不是都有点气脉衰败了吗？如果跟盛唐比，晚唐是不够尽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突出了尽才的生命精神。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赴之、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王建说“惟有好诗名字出，倍教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所以，从初盛唐尽气的生命精神到中晚唐尽才尽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认为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

唐诗是早晨，不是下午茶

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动不动就说“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动不动就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

初盛唐的人要是失恋了，痛苦了，说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会哂然一笑，心情好起来了。要是暂时经历苦难，重新克服了困境，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会对前途重新拥有希望。诗人要是曾经被打败，遭受重大挫折，后来又东山再起，拨云见雾，就会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心里充满自豪感。诗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就会有这样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人看不惯有些小人得势，则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唐诗中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骂得很有力量，以历史时间作尺度，眼界十分开阔。

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产物，所以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因此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中国文学中写高山大河写得最好的作品，我敢说至今没有超过唐诗的。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豪情雄壮；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力量充沛，生命强健。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个“风烟”，大气得不得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天姥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湾的诗于政事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正代表了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间成为美好的存在。“生”字、“入”字，热情奔放，是生命化的大自然。天行健，生命刚健、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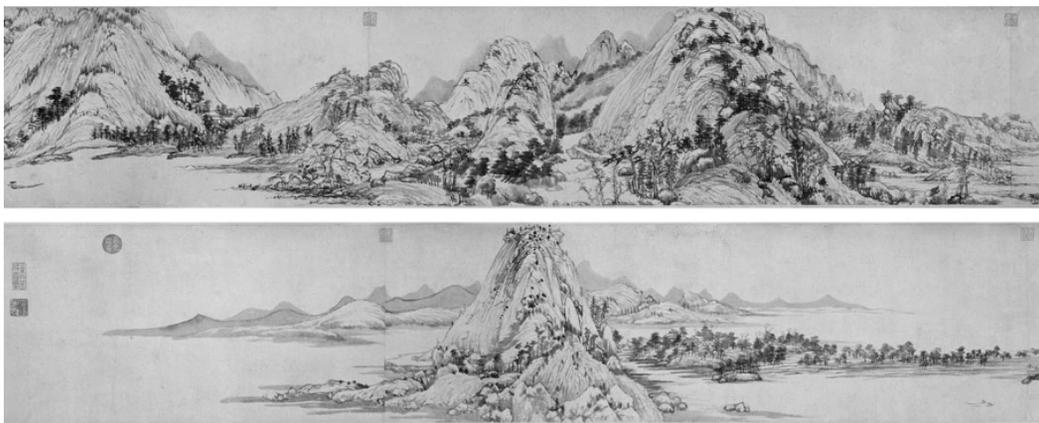
有些看起来很平常、很安静的诗，也蕴含一种有天有地、贯通宇宙的元气之美。比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



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青未了”三个字，不也正是生机勃勃的春色在无际的天边流淌么？

有一个诗人有一天晚上突然睡不着觉了，找不到原因，只觉得身子很暖和。原来是经过了一个冬天，地气开始回暖了，于是他写诗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你们看，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老杜有一句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之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轮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池在月色下，也波光粼粼，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变惊喜，转而充满了对天意的默默感动。杜甫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些文字小孩子都懂得，平凡得不得了，但是读起来舒服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在透气的感觉。杜甫还有一首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欣欣向荣、活力四射。

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感伤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生命的力量依然十分充沛。比如柳宗元的《寒江独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是不是宇宙就死掉了呢？没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越是雪大风寒，越是千山万径，越显得那个钓鱼的渔翁生命力强健。又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起来诗人很是感伤惆怅，但实际上你没有真正读懂他。试想一下诗人半夜里被风雨声惊醒，但清晨却是一个好天气，春光明媚，他心情大好，躺在被窝里，听鸟儿叽叽喳喳地在窗前啼叫，阳光透过窗格儿满满地洒进来，好不开心！那些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总会过去。而人类社会，宇宙自然，正是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发展。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生命的生长。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不过二十个字，说的竟然是这样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的道理，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你能说唐诗不是一个不死的心灵么？唐诗难道不正是这样表达了中国文化青春少年的梦么？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的精神是反省的、回味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



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

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精神,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即科举、尚贤、纳谏。这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的关系,跟唐代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会有尽气的精神突显出来。只有社会上有一种尽理尽心的气象,文学上才会有尽才尽气的表现。

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和提撕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以为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现在甚至还有了譬如“百忧解”这样的医学成果了。

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性这个东西,要么是零散化,成为没有理性构架、没有主心骨、没有人格意识的拼贴;要么是空洞化,成为没有真实内容、真实需求的虚无主义;要么是幽暗化了,成为一团人欲、物欲;要么游戏化,成为一种商业性、大众化的表演。现代性主张人是经济动物,是潜意识的盲动与升华,是宇宙中的过客。这些问题很大,我今天不可能讨论现代思想的利弊,但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也成为我们读唐诗的一个背景,使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引申发扬。

人心与人心的照面

依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心与心之间,被巧语、算计、利害、物欲等隔开,都是不诚。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以诗歌来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又说:“不读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一个人对着墙面而立,就是隔,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孔子主张的“仁”,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中国文化千年来一个精神祈向。

我观看唐代的音乐俑、舞蹈俑,有一个感觉,他们都非常投入、非常用心。表情动作,简简单单,却凝聚了一种各自入神的空气,好像大家都忘记了自己,沉浸在当下的音乐之中。这不像西方的交响乐,那样的理性、复杂、客观、冷静。这表明,唐人对于艺术的创造、对于诗歌的生活,有一种宗教式的虔敬,这就是对自己生命创造的尽心。

白居易的诗歌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是说只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天下就是富有人的世界。李白的诗歌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说人心与人心相通,就像明月那样明白、纯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达了这个梦。

以友情为例,中国文化非常重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尽心尽情的表现,不以理为原则,也不受其他外在的因素左右。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表达朋友之情的唐诗名篇,非常质朴。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